



天上月亮很有趣，喜欢跟脚。比如，你在西安钟楼，她高高地在钟楼上方；你在护城河，她高高地在护城河上方；你回家了，她也不嫌累依然高高地在阳台上方。

钟楼上方的月是寂寞的。因为钟楼在市中心，这里人多车多，商贾云集，市井聚旺，热闹哗然，南来北往的游客都忙着与钟楼拍照打卡，亲热留念，反倒衬得天上的月似乎无人顾及，“寂寞嫦娥舒广袖”了。万里长空，皓月朗朗，且为繁华西安独自舞。

回到家看天空的月，看起来就妩媚多了，有一种安静的恬然，但终究是隔在外面。你是在一个促狭的室内空间看月，而月呐，拥有浩瀚苍穹。你只是在室内想象着天上月亮的美好罢了。

站在护城河上看月，才让人感觉月是充实的，浪漫的，恩泽的，有着幽幽柔柔凉凉的意韵。站在护城河上的一座名叫“月亮桥”的桥上看月，很容易引发人对月的幽思和梦幻般的恋情，像被月的柔光灌醉了似的，眼里的月是朦胧的，人是朦胧的，就连灯火璀璨的城市也是朦

胧的。月亮桥，我觉得这个名字实在起得好，把桥的弯与月的弯很妙地揉和在一起，诗意的梦幻就在这名字间游走。即便你没踏过这座桥，光一读名字，头脑马上会联想到弯月的形象，绝不会立刻生出一个圆月的形象。月亮桥，把天空和大地拉到了一块，天上的月亮安放到地面的河上，地面的河上安放天上月亮，天上的月亮在水中，水中的月亮在天上，这样一来，朦胧的意象就给人一种朦胧的幻觉。天上人间，人间天上，共在一个圆的地球上。

我站在月亮桥上，要看看月亮桥上的月。

这月，高高地悬于中天，溶溶地洒于大地，让夜的凉爽从心头升起，给人一种安详的团圆，夜晚的梦幻，心境的恍惚。《诗经·陈风·月出》中就有“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之句。这月，这月下之人，被古人写得多么美好，多么撩拨人的雅情诗心！这轮月亮，从古至今引发了多少文人雅士的共鸣：杜甫《月夜》诗中的“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借月抒发对家人的思念之苦，这是望月寄情；李白《把酒问月·故人贾淳令予问之》诗中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今人不

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抒发了诗人对宇宙和人生深层哲理的探索，这是对月沉思；王维《竹里馆》诗中的“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抒发了诗人恬淡高雅、超凡脱俗的情怀，这是赏月共娱；白居易《春题湖上》诗中的“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抒写了西湖景色之妙，诗人的留恋之情，这是托月唱心……我是无法言尽的，只是今晚望月畅想，思接古人罢了。

一时，胸腔被关于“月”的情懷装满，或幽思或宽慰或惆怅或心悦或沉重或轻松，像重庆北碚的“怪味胡豆”，有辣有甜有麻有咸有鲜有酥，咀嚼在嘴里，连自己也说不清是啥味。就这样慢慢地看着月，慢慢地看着河，慢慢地看着人，慢慢地把心情收拢，慢慢地缩成“明月千里寄相思”吧。只是这一句，叫人不忍再看月。

且走下月亮桥吧，心里说。倏忽想起多年前父亲也是在这个月圆之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心中便泛起一丝酸楚。忽而脑中冒出几句：月亮桥，月亮弯，月亮桥上看月仙……月亮圆，月亮大，月亮洒下银光华……月亮美，月亮真，月亮让人心感恩……

护城河边游玩、休闲、健身的人三三两两穿过月亮桥，我还是傻傻地站在月亮桥上。身边飘来的秦腔声，网络自娱的歌唱声，弹奏乐器的演奏声，晚练健身的韵律声……一切的音和谐着，荡漾在水上，弹向四面八方。

秋风起，凉凉的，像嫦娥的手温柔地抚过，几许惬意闪烁在眼眸的深处。且走下月亮桥，回头再看看月亮桥上的月吧。

今晚，明月高悬，水汽迷蒙，月光与灯光共同在水上制造舞步，跃动金光，游人如水，水似月光。我在一座叫月亮桥的桥上伫立，把心寄给了那一轮明月。

渔湾书

范墩子

小火车轧断夏日残余的尾巴时，稻田被迎面而来的光切成两半，一半被幽暗的地气笼罩，一半还跃动着火苗。这时，农人起身朝我们看来，他的面孔在这个午后显得格外深邃，没人能够猜透他此时的心思。树下觅食的朱鹮突然飞起，在山下盘旋了一圈后，消失在无尽的绿里。显然，那绿正在酝酿着一场衰败，植物们率先向田野告别，被惊起的雉鸡连连尖叫，试图将破碎的美梦重新唤醒，可已经来不及了，远山已然挪走了它的背影。

对待生活，我常有叛逆之心，总想着挣脱现实的裹挟，洞悉生命朴素的真与美。可结果呢？除了满身的伤疤，还曾获得了什么。只有在山间，才能够感知到自我的存在。小火车上的我，困惑重重，仿佛从遥远的过往驶来，童年还是那般绚烂明晰，需要一次冒险吗？需要偏离既定的轨道吗？听着水稻在风中摩擦的声响，我想起头次来这里，还是雨天，水雾弥漫，风是湿漉漉的，山也披着蓑衣，房屋的白墙上满是草木的絮语。我并没有挽留住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地的阳光映亮了我的心，山风拂走了我部分的怅惘，让我明白，我不仅是生活的臣民，还是太阳和大自然的孩子。

你看，那一茬又一茬的水稻，一片又一片的树林，无不在感慨着时间的残酷，无不在同季节玩着古老的游戏。现实的真相是不能直视的。那些在水面上闪耀的残阳，那些藏于桥下的鸭群，那些被薄暮掩埋的泉水，无不在袒露着寂寞的心事，此时此刻，它们的心事不就是我的心事吗？

年初，我表弟和大学要好的同学相继因病离世。很长时间，我处于难以忍受的悲痛里。我在想，这个世界为何如此残酷？我跑去问风，风只是在吹，我跑去问树，树只是在风里摇曳，我跑去问树梢的鸟，鸟什么都没有说就飞走了。小火车即将停下，消失的朱鹮还会回来吗？还有多少悲伤的事在等待我的应答？日光多么绚烂呀，绚烂得我根本无法睁开双眼。

如果你要问，写作于我意味着什么？我会回答：我在寻找不同的自我。有灵魂湿漉漉的我，有被噩梦侵袭的我，有渴望消失的我，也有被大雨困在傍晚时分的我。尽管写作如此重要，可我仍将自然带给我的感受视为精神世界最空灵的鸣笛。每次进山，或走进乡野，总能感受到大地温热的心跳，疲惫的身体会重新苏醒，那抑制不住的喜悦会久久地在体内鼓荡。

一生做一个以语言解读生命的行者，足矣。



坐上高铁回故乡(歌词)

李彦奇 文 丹 周 澎

【童谣】
花喜鹊，叫喳喳，
高铁开进我的家；
枝头果，笑哈哈，
主角商洛美如画，美如画。

【主歌一】
当轻柔的晨雾漫过商山
千年驼铃仿佛回响耳畔
当清脆的鸟鸣唤醒丹江
一方山水静待游子归乡
遥望昔日的山路千里崎岖
今朝高铁直通首都北京
风驰电掣拉近你我的距离
绿水青山就是故乡模样

【副歌一】
啊，坐上高铁回故乡
秦岭秘境最美丽的诗行
一缕乡愁，一生爱恋，
魂牵梦绕就在游子心间
啊，坐上高铁回故乡
沉醉天然氧吧人间画廊
踏山寻水，缘遇知音
一起回到最美丽的故乡

【主歌二】
当飞驰的列车穿行群山
清风满目览尽无限风光
当浓浓的乡愁掠过车窗
千山万水诉说情深意长
怀揣儿时的梦想万里回望
转瞬之间往返首都长安
一路归途牵动寸寸柔肠
美丽中国就在我身旁

【副歌二】
啊，坐上高铁回故乡
秦风楚韵最温柔的篇章
一路欢歌，一声秦腔，
诉不尽的心中相思绵长
啊，坐上高铁回故乡
千里风尘只为那个念想
心归之处，便是故乡，
秦岭深处 最美的地方

【童谣】
商山青，洛水长，
一条高铁通远方；
山含笑，水清甜，
故乡处处好风光，好风光。



商洛山 (总第2924期)
刊头摄影 杨玉民

老人与狗

姜福军



老董家的狗疯了，在村里叫得不行，见人就拽裤腿，但不咬人，把人硬往屋里拽。这狗以前不是这样啊，见人温顺摇尾巴，乖得跟绵羊一样，这几天是咋了？这个谜底被二爷揭开了。

二爷和老董年龄差不多，经常在一起唠嗑晒太阳打花花牌，也好几天没见老董了。这天他正背着双手从老董家门前路过，那狗也认识二爷，随即扑了上来。二爷停下了脚步，狗并不咬他，而是朝屋里汪汪叫，门是虚掩的，二爷走进老董家，狗也跑进来了，跑到土坑边不停地汪汪叫。二爷看见老董蜷缩在炕上，“老董，老董”，二爷不停地喊，老董一动不动，脸煞白。原来老董已咽气多时了。

消息霎时在村上传开了，队长来查看，人确实不在了。镇上派出所和村上头头脑脑都来了。卫生院医生检查得出结论，突发性心脏病，睡梦中走的。要不是狗汪汪，二爷进屋看个究竟，老董的死谁能知晓呢？

老董是个孤人。老伴死得早，前几年又痛失儿子。他儿子叫小健，膀大腰圆的一个小伙子，四十出头，夏天去河里游泳，在深潭里淹死了，撇下了一双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老董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儿媳妇次年就改嫁了，领着孩子跟别人过日子去了，新房门也上了锁。

老董是个匠人，年轻时领一帮人在四邻八乡修房子，儿子也是匠人，手艺是老董教的。自家在村上有老房，因有两个孙子，移民搬迁时老董又在政府规划的大路边修了楼房，花光了积蓄。儿子一家住新楼房，老董和老伴一直住在老房里。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后来家里有了变故，一晃老董也七十多岁了，整天

孤孤单单地，就养了一条狗。

那狗三尺多长，白色，高不过小腿，起名“毛毛”，老董走到哪儿，毛毛跟到哪儿，形影不离。老董给村上人干杂活，一整天毛毛就卧在那儿，从不乱窜。老董收工，毛毛摇着尾巴跟着老董回家。人见了就说：“这狗通人性理，乖的狗，像是老董的孩子。”

队长联系老董外嫁的儿媳妇，儿媳妇叫小娥，打听来打听去，终于打听到小娥的电话。等小娥回来已是晚上了，队长、二爷及村上好心人给老董洗了脸，理了发，勉强穿上了寿衣，抬到主房正中简易床上，脸上盖了白布，收拾好了灵堂。想起自家男人死了，公公也死了，小娥不禁悲从中来，喊了一声：“我的大呀！”就晕倒在地，一双儿子站在那里，也哭成了泪人。

人们忙前忙后，那只叫毛毛的狗卧在树下，不吃不喝，有人看见狗流泪了。

三天后是老董下葬的日子，队长领着全村人抬棺，村子离后沟墓地约有三里路。小娥穿白戴孝，一手抓着头顶的孝盆子，一手拄着孝棍，由两个妇女搀扶，哭得颤颤抖抖，两个孙子也穿孝衣送爷爷。二爷担着纸扎，边走边撒白纸钱。毛毛跟着跑到了墓地，汪汪乱叫。

老董的墓埋老伴时就箍好了，双洞洞，老伴的墓口下葬后用水泥封死了。另一个墓口挡着砖块，是留给老董的。搬开砖块，两米多长的洞就是老董的世界。众人吆喝着，用手推，用杠子撬，灵柩就入洞了。

正午时分，老董的墓口也用水泥封死了。

第二天，小娥锁了两座房的门，领着两个孩子到后夫家去了。

唯有那只叫毛毛的狗还趴在老房墙外，偶尔叫几声，像是在喊它的主人老董，或是给老董叫魂，可老董再也听不见了。

山里的树木

田培信

也许是年龄的原因吧，我越来越喜欢回到乡村。望一望遥遥连绵的群山，看一看错落有致的村舍，听一听此起彼伏的鸟鸣，摸一摸身边的一草一木，就如回到了童年。

秦岭南麓的山脉是厚重的，也是温柔的，似一位饱经沧桑的母亲，包容万物。一坡坡油桐树、栗树、香椿树奋力生长，争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生存空间，还有林下簇拥的灌木丛，以及低矮的小花小草，都生长在大山的怀抱里。大山无言，默默滋养着草木；草木无声，默默滋养着日子，用生命点燃瓦隙间升腾的炊烟袅袅。

每次我路过草地，都会俯下身子，细心看着毛茸茸的叶片。阵雨初霁，每片叶尖都噙着一颗晶莹的露珠，水晶般明亮清澈，纯净得可作滴眼露。任山风在耳边吹过，小鸟在头顶唱歌，调皮的朝霞从叶缝间穿过来，斑斑而游离，周围一下下面就活拨可爱了。草木的清香与泥土的芬芳糅合在一起，空气里便有了丰富的内容。顷刻，大地间就有了山野的独特韵味。

在秦岭山里，每棵树都有自己的名字。山里的孩子从小就进山看树、数树、识树。在孩子眼里，树木是他们的伙伴，树林是他们的果园。在大人眼里，树林则是他们撑门户的钱袋子，胡基墙上的檩子椽子，堂屋中央摆放的大粮柜。这些名目繁多的树木，不仅为山川披绿，也与山里人的日常息息相关。

记得小的时候，惊蛰一过，我就跟在父亲身后上山植树。父亲说，你的个子还没锄把高，挖不动鱼鳞坑，那就帮着扶树苗吧。土厚的地方树坑挖得深，我就拿大树苗；土薄的地方树坑挖得浅，我就拿小树苗。小手扶苗，大手培土，树苗直愣愣地昂首挺立，精神抖擞。土里偶有石块，我会视为饭碗里的沙子，就认真地挑拣出来。细土填满了，还要帮助小树伸个懒腰——提根。父亲还说，树和人一样，只有身子正，影子才不斜。我把坑里虚土踩实，浇满水，喝足了水的小树，在春风里摇曳生姿，频频向我们点头问好。前些年，山里人吃过乱砍滥伐的亏，受过洪涝灾害的苦，见过泥石流流的凶。回过回头来，用植树的方式将功补过，治愈山坡的累累伤疤。这方山水星点点的青翠，是他们种下的绿色的希望。

油桐树似乎有点浪漫，伞形的树冠，谷雨后续放一树的繁花，在漫山遍野撑开一朵朵“伞花”。粉白色的花朵像一个个小喇叭，与小鸟合拍奏响春天的律动，又像小铃铛，为山村摇出甜蜜的日子。蜜蜂在花蕊间吮吮着舞动，好像要把每朵花都数一遍。立夏时节，花伞被夏风吹成了绿伞。老农干活累了，锄把往树下一横，坐下歇口气，抿口茶，吸口烟，马上又 came 足了力气。秋天一到，绿伞又被秋风染成黄伞。此时，你如果仰头，就看见黄伞的骨架上挂满了绿的、红的、黑的，或半红半绿、或半红半黑的桐子。剥开，像蒜瓣，又像藕内，一瓣一瓣的鼓闷闷的白仁儿，能榨油，能换钱，是庄稼人的金疙瘩银疙瘩。

栗树多生长在房前屋后，担负着农人一日三餐的经济重担。它不择土壤厚薄，一长就是一大片，或是几道沟几架山，苍苍莽莽，蔚然壮观。年轻时在农村生活，我是树的主人，树是我的伙伴。看看它的枝叶，摸摸它的纹理，心里就踏实舒坦。近年来，人们将栗树枝叶粉碎装袋，植入不同的菌种，就能长出千姿百态的菌花来。它们丰富了人们的餐桌，也富裕了祖祖辈辈守望家乡的山里人。

椿树之美，美于入馥。小河畔、石坎边、圈舍旁，到处可见它高大挺拔的身姿。清明时，椿树迫不及待地冒出三四寸长的嫩芽，泛红光的是红椿，泛绿光的是绿椿。红椿味冲，芬芳浓郁，宜腌宜酱；绿椿味淡，清香怡人，腴美素雅，炅炒凉拌，泰山春味。掰了头茬，过一场春雨，又可掰二茬；躲过一茬的椿芽，就显得有点老，口感略显粗糙。即便有些老，也不影响老饕们对香椿的喜爱，索性烫了，晒了，悬于梁上竹箩里晾干，用作炒老碗盐料，转化为另一道独特的风味。椿树纹理细腻，色泽红润，如烟熏火燎的老腊肉自带香气。用椿树糊制的蒸笼，蒸制干香椿垫底的扣肉，那真叫一个香！到底是怎么的一个香？我想，不仅我等俗人答不好，恐怕大文豪兼美食家苏东坡也答不上来。它好像从不让人说出它的好，多么朴实的香椿树啊！

每一次回乡，我总会走进山里，去看看这些树木，就像去拜访交情深厚的老邻居。东风劲吹，草木劲舞，伴着舞着便苏醒了，和它一起醒来的，还有一路欢歌的小溪，衔泥筑巢的紫燕，低头吃草的老牛，还有放纸鸢的顽童。此时，大地之上，成群结队的树木闻风而动。阳坡的油桐树、阴坡的栗树、道场边的香椿树，老枝吐新，嫩枝吐翠，让人惊喜。我亲切向它们问好，微风中，它们纷纷点头应答……

